

越 剧

秦 楼 月

朱素臣原著 陈 曼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封面照片說明：尹桂芳飾呂貫(中) 徐天紅飾
沈香娟飾安童(右)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本：320×1168 1/64 印张：1 17/32 字数：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10077·690

定价(6)0.18元

前 記

“秦樓月”是清代戲曲作家朱素臣所著的傳奇。雖然也是一個寫才子佳人悲歡离合的故事，但不同於一般作品。作者用他高妙的手法，通過了曲折離奇、引人入勝的情節，表現出古代一對青年男女堅貞不移的可貴愛情。

由於原作過長，要是絲毫不漏地搬到今天的舞台上來，是不太合適的。因此改編者將它改編為越劇劇本的時候，在盡量保持原作精神的前提下，做了一番“立主腦、刪枝節”的選裁工作，去掉一些次要的人物和情節，使劇本能夠比較集中、概括，更突出地來表現原作的主题思想；同時為了增強戲劇效果，在某些地方也適當的作了誇張，例如呂貫中了狀元，很是冷淡，不願赴瓊林宴，以及最後大團圓的處理等等。

本劇的故事是這樣的：書生呂貫，偶游虎丘，在真娘墓旁壁上看到名妓陳素素所題的“秦樓月”詞，十分愛慕，千方百計求得一見，既佩其才，又愛

其貌，遂有娶她之意；素素見呂貫敦厚溫文，不同于輕薄子弟，亦願以身相許；在互相了解之后，終于訂下婚姻之約。雖然呂貫的老仆許秀竭力反對，但兩人的愛情却更為堅定。

好事多磨，素素為惡棍胥大奸騙劫至岱山，逼婚不從，便遭幽禁。呂貫也被許秀哄至京城應試，因思念素素，病倒旅店。

素素堅貞不屈的消息傳到許秀耳中，深敬素素志節不凡，乃改扮醫生，冒險上山探望，并向呂貫的好友湖州太守袁皓求救。

呂貫高中狀元的時候，恰巧得到素素受難的消息，遂毅然不顧功名利祿，趕回相救；這時素素已被袁皓救回，于是一對經歷了不少磨難而始終堅定不移的有情人在袁皓撮合之下終成眷屬。

改編者由于水平的限制，在改編工作上一定存在着不少缺點，例如原作精神體現得不够、寫作上較粗糙、情節的取舍还不够恰當等等。希望讀者提出寶貴的意見，使這個劇本能修改得更完美一些。

秦樓月

〔越 剧〕

人物：	呂貫	少年書生。
	許秀	呂貫的老仆。
	安童	呂貫的書僮。
	陈素素	苏州名妓。
	陈二娘	陈素素的母親。
	綉烟	陈素素的婢女。
	陶一鳳	帮閑。
	胥大奸	惡棍。
	王慶	惡棍。
	袁皓	呂貫的好友，湖州太守。
	袁妻	袁皓的妻子。
	玉簫	袁妻的婢女。
	袁忠	袁皓的仆人。
	侍女	
	嚶囉	

店 主
报子甲、乙

第 一 幕

時間：明朝某年中秋。

地点：苏州虎丘眞娘墓附近。

人物：陈素素、綉烟、陈二娘、呂貫、許秀、陶一鳳。

〔幕啓：綉烟携竹筐，內盛酒、筆、硯，引陈素素上〕

綉 烟：姐姐走好。姐姐，今日中秋佳節，你看这虎丘地方，人來人往，好不熱鬧呀！

陈素素：（唱）中秋时，已凉天气，
薄命人，病骨支离，
赴名山，非为游覽，
寄憂思，憑吊名姬。

綉 烟：姐姐，你病体才好，走了一程，定然累了，就在此歇息片刻可好？

陈素素：不用。綉烟，你随我往眞娘墓去。

綉 烟：姐姐，难得到虎丘來游玩游玩，哪里不好去，眞娘的坟墓有什么好游玩的！

陈素素：我今日是專为憑吊眞娘而來。

綉 烟：眞娘是什么人，也值得姐姐專誠去吊她？

陈素素：那真娘乃是古代一个青楼女子。

綉 烟：啊！她也是青楼女子？

陈素素：她虽然生前紅極一时，身世却十分凄凉。

綉 烟：哦！原來姐姐要祭真娘，为的是感嘆自己。——姐姐，你終日愁悶，才弄得这般多病多痛，也該尋些欢乐，保重身体才是。

陈素素：唉！此身不幸流落烟花，受人欺侮，被人看輕，还有什么欢乐可尋！

綉 烟：姐姐还在为昨日的事情伤心？

陈素素：昨日那姓胥的賊子对我無理凌辱，我至死也不会忘記的。

綉 烟：那姓胥的大爺实是太可惡了，仗着他有些銀子，不把我們当人看待，不用說姐姐难过，就是我看了也生气。

陈素素：唉！若不是賣笑青楼，又哪里会受到这种欺侮！

綉 烟：姐姐，这种人我們以后不理他也就是了。姐姐，今日既來虎丘，不要去想这些事了，还是走走散散心吧。

陈素素：綉烟，你看这里就是真娘墓了。

綉 烟：好荒凉呀！

陈素素：綉烟，你且將水酒取出，待我祭拜一回。

綉 烟：是！（奠酒）

陈素素：真娘呀！

（唱）想当年，你丽質艷容花难比，
芳名傳遍苏州地；
到如今，孤魂唯有冷月伴，
荒坟寂寂好悲凄。
我与你，虽然相隔千載远，
紅顏薄命却相齐，
操賤業，强賣笑，
犹似青蓮染污泥，
欲求跳出烟花巷，
風塵何处覓知己！
嘆只嘆，青春易逝人易老，
只恐怕，我素素下場还不如你。（掩
袖而泣）

綉 烟：（唱）姐姐她，借着真娘哭自身，
伤心話兒刺心肺，
想起來，烟花女子少下場，
綉烟也难忍泪湿衣。

陈素素：綉烟，你也哭了？

綉 烟：（立时拭却泪痕）哦！姐姐，不要伤心了，我也不哭了，如今既在青楼，纵然日夜悲哭，

又有什么用呢！还是想开些吧。

陈素素：唉！真娘呀真娘，我陈素素的知心，恐怕只有你了……

綉 烟：姐姐，你病体方愈，不可过分劳累，祭也祭过了，哭也哭过了，还是早些回去吧，也免得媽媽尋找。

陈素素：綉烟，我胸中愁悶，尚未吐尽，你取出筆硯，待我題詞一首。

綉 烟：是。（取筆硯）

陈素素：（題詞）“香紅歇，青山一閉無年月；無年月，松枯柏老，同心難結。東君不管花如雪，消磨鶯燕憑誰說；憑誰說，秋烟秋雨，几堆黃叶。”右調秦樓月，陈素素題。

〔內聲：“素素，素素！”〕

綉 烟：姐姐，是媽媽來了。

〔陈二娘上〕

陈素素：母親。

陈二娘：你們果然在这里呀！

綉 烟：媽媽是特來找尋我們的？

陈二娘：我从鄰家回來，不見你們二人，好不着急，打听得你們是往虎丘路上去的，故此急急前來尋找。唉！真累苦了我。

陈素素：望母親恕罪。

陈二娘：素素呀！你要出門游玩，也該当面說明，好叫为娘放心。

綉 烟：媽媽，姐姐是特來憑吊真娘的。

陈二娘：哦？素素，你真太痴了，她是死鬼，你是活人，相隔千載，毫無淵源，何苦为她伤心流泪！

陈素素：唉！

(唱) 青楼生涯实可悲，
素素的心事誰明白！

陈二娘：(唱) 怎样才称兒心意？

陈素素：(唱) 我只求，舞扇歌衫早丢开。

陈二娘：噯！

(唱) 說什麼，舞扇歌衫早丢开，
全不想，为娘將你苦栽培。
怪只怪你父心腸狠，
赶出我母女好伤悲，
茫茫天涯少归宿，
賣笑青楼原無奈；
兒若不願操此業，
將來如何度年歲？
素素呀，劝兒莫再胡思想，
安心送往与迎來，
但願能遇知心客，

也可从良論婚配。

綉 烟：是呀，媽媽說得不錯，姐姐从命了吧。

陈素素：女兒依娘就是了。

陈二娘：这才是我的好女兒。——素素，随娘回去吧。

陈素素：是，待我拜別真娘。

陈二娘：走吧！

綉 烟：姐姐，走吧！

〔陈二娘、素素同下，綉烟隨下〕

〔呂貫、許秀上〕

呂 貫：（唱）送別好友回家走，

許 秀：（唱）一路行來到虎丘，

呂 貫：（唱）秋色撩人寬胸怀，

許 秀：（唱）人來人往尽閑游。

相公，我們已經送过袁皓相公赴湖州上任，还是早些回家去吧。

呂 貫：噯！今日中秋佳節，虎丘游人十分熱鬧，我們何妨也游游山，看看景呀！

許 秀：相公，不是老奴多口，想那袁皓相公，与相公年紀相仿，又是結义弟兄，他已为湖州太守，今日上任去了；可是相公却还功名未就，总要多多用功才是。

呂 貫：要取功名，又有何难，此事不用你替我操

心。

許 秀：眼看春試日期不遠，但願相公能高中魁首，老爺夫人也可含笑九泉了。

呂 貫：許秀，功名之事，我自有主張；如今既在虎丘，就該飽覽名山勝景才是。

許 秀：好，就依相公。

呂 貫：如此走呀！

(唱) 名山勝景任遨遊，
要將古迹來探求。
移步慢慢上山坡，

許 秀：(接唱)這路邊已是真娘墓。

呂 貫：這就是真娘墓了？

許 秀：這真娘墓黃土剝落，花草枯萎，真是一派淒涼景象。

呂 貫：想那真娘艷著當年，香留異代，如今落得這般光景，怎不令人感慨！

許 秀：相公真會替古人傷心啊！

呂 貫：(見壁上題詞)咦！墓旁殘壁竟會有人留題？秦樓月……原來是一首詞……“香紅歇，青山一閉無年月；無年月，松枯柏老，同心難結。東君不管花如雪，消磨鶯燕憑誰說；憑誰說，秋烟秋雨，几堆黃叶。”陳素素題……呀！真是一首絕妙好詞……

(又从头复看)陈素素,好一位才女呀!

許秀: 相公,相公,走呀……

[呂貫專心貫注,旁若無人]

呂貫: 呀!

(唱) 詞中寓意細推敲,
悲嘆烟花無下梢,
淒淒楚楚沁入脾,
令人心酸珠泪拋。
諒素素也是青樓女,
自嘆命薄自解嘲。
却不知,素素住居在何处,
但願有緣結知交。

許秀: 相公……

呂貫: 哦!許秀,你看这墨迹未干,想是題了不久,你与我山前山后,細細尋訪那題詞的陈素素,住居何处,速速报我知道。

許秀: 相公,这又奇了,壁上留題,何处沒有,尋她作甚?

呂貫: 你只管与我詢問就是。

許秀: 相公,你可知陈素素是怎等样人呢?

呂貫: 諒來是个青樓女子。

許秀: 噯!既是青樓女子,益發的不該尋她了。
相公呀!

(唱) 平日你，举止庄重品行高，
知書達禮談名教，
官宦門第書香子，
自重身份最緊要，
虽然婚姻犹未訂，
也应该，名門淑女結鸞交。

呂 貫：噯！

(唱) 我讀遍詩書禮義曉，
不勞你為我把心操；
今日尋訪陳素素，
實為愛慕她才情高，
欲求一見無他意，
快快用心去尋找。

許 秀：相公說笑話了，叫老奴去向這些游人查問一個青樓女子的住處，豈不要被人笑我發癡。

呂 貫：問問又有何妨，你若不願，待我親自去問。(下)

許 秀：相公，使不得，使不得……(追下)

〔陶一鳳上〕

陶一鳳：哈哈！我陶一鳳——

(唱) 賭博場，常去走走，
烟花寨，做做牽頭，

虽則是，空空兩手，
到东到西，吃油我的口头。
一班人，嚼爛仔舌头，
倒替区区，罵出仔名头，
都道我，老白相个甲头，
勿客气，是騙銀子个能手，能手。

今日中秋佳節，这里虎丘游客往來，十分熱鬧，我不免山前山后走走，若能碰見几个富家公子，烟花姐妹，讓我帶路撮合，也好弄些銀子混混，騙些酒食吃吃……

〔呂貫失望地上，許秀隨上〕

許 秀：相公，既然查問不到，也就算了吧。

陶一鳳：（見許秀）咦！許秀伯伯，請了，請了！

許 秀：哦！陶大爺，你也在此。

陶一鳳：許秀伯伯，逢時逢節，哪里沒有我的踪跡，朋友多，人頭熟，总要……應酬應酬……

呂 貫：許秀，他說“朋友多，人頭熟”，去問問他可知道陳素素的住處。

許 秀：（拉呂貫至一旁）相公，這個陶一鳳是老奴在文房交易時相識的，不是個正經人，不要理他，我們走吧！

呂 貫：噯！這有什麼要緊，管他正經不正經，我要知道的是陳素素的住處。

許 秀：相公……

陶一鳳：許秀伯伯，這位是……

呂 貫：小生呂貫。請問仁兄……

陶一鳳：哦！原來是呂相公，小子陶一鳳拜見。

呂 貫：原來是陶仁兄，呂貫也有一札。

陶一鳳：不敢，不敢！

許 秀：相公，回去吧！

呂 貫：噯！我还不曾問過他呢。

陶一鳳：呂相公有什麼話要問，只管講來，不論三教九流，上下古今，區區全都知道。

呂 貫：不知陶仁兄可熟悉青樓女子？

許 秀：他哪里會知道。

陶一鳳：噯噯噯！呂相公這一問，問得正巧，若說這姑蘇地方，城內城外，上下三等，哪一個青樓姐妹不与區區相熟！

呂 貫：哦！如此妙極了。

陶一鳳：不知呂相公要問的是哪一個？

呂 貫：名喚陳素素。

陶一鳳：陳素素？

呂 貫：陶仁兄可知陳素素她家住何處？

陶一鳳：這個……啊呀！別的姐妹个个熟悉，惟獨

这陈素素，她却想不起我來了。

呂 貫：（失望）噯！你想不起她來了。

許 秀：我知道他不会認識，相公，回去吧！

陶一鳳：噯！慢來，慢來，名字虽然有些陌生，不过憑我陶一鳳的能耐，还怕打听不出嗎！

呂 貫：如此，就煩陶仁兄代為打听。

陶一鳳：要我打听不难，一天里保險找着，只是呂相公……到青樓打听門路，总要化些小錢。

許 秀：相公……

呂 貫：陶仁兄為小弟辛苦，自當厚禮重謝。

陶一鳳：呂相公不愧是官家子弟，大方得很。

呂 貫：就煩陶仁兄即刻前去打听。

陶一鳳：啊呀！只是我腹中飢餓。

呂 貫：如此，許秀取過銀兩。

〔許秀勉強取銀交陶一鳳〕

陶一鳳：如此叨光了，嘻，嘻，嘻！

〔閉幕〕

第 二 幕

時間：次日。

地點：陳素素寓，客廳。

人物：綉烟、陳二娘、胥大奸、王慶、陶一鳳、呂